

藝文新輯

# 南下列車

瞿白音



圖書文獻  
東南下南

卷之四



藝文新輯

南下列車

瞿白音

上海出版公司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

藝文新輯  
南下列車

著者 瞿 白 音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迦陵大樓七〇一室

定價 五元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排演本劇須經作者同意。

# 目錄

|           |    |
|-----------|----|
| 南下列車..... | 一  |
| 2+2½..... | 四一 |
| 香港小姐..... | 八五 |

南  
下  
列  
車

## 人物

趙輔丞 五十餘歲，粵籍僞立法委員。  
趙輔丞太太。

女僕 粵籍。

俞光前 和平販子，年四十餘。

李凱 退伍的國民黨集團軍副總司令。

柳必同 高唱『革新』的僞立法委員。

珍妮楊 南京政府僞部長某的第三妾，年逾花信。

羅勃特程 某部的僞祕書，年約四十。

老者 一個被誤認爲左派人士的地主。

少婦 其妾。

餐車侍者：甲、乙。

傷兵：甲、乙。

老百姓老者一人，婦人一人，小孩一人。

老紳士。

中年紳士。

苦力：甲、乙、丙、丁。

一九四九年仲春——人民解放軍淮海大捷以後。蔣介石遠遁溪口，李宗仁代理「總統」，孫科「內閣」倉皇遷移廣州。

一個晴明的傍晚，太陽已經下了山。

武昌徐家棚車站的廣武南行列車，即將開行的前一刻。頭等車的一節餐車裏。

橫亘在舞台上的，是餐車的一角。臨近台口的那一幅車壁，自然被舞台設計人切去了，但對面的那一幅却屹立在舞台後方，面向觀眾。這可見的部份，約摸有三扇車窗這樣寬。透過開着的車窗，依稀看到車站的方鐵柱，和棚頂的鋼架。嘈雜的人聲，刺耳欲裂。

夕陽的微弱的餘暉，從窗子外斜射進來。那並不能給人以溫暖，也不能給人以光明，祇是爲着使人看清一些，走起路來，不要和鬼相碰而已。開車的時間，已經過了五分鐘了，可是車還沒有開。

侍者乙在整理餐棹。這餐車已經沒有了卡位了。在這十幾尺縱深的地方，交差地陳列着四張

長方的小板檯，七八張椅子。侍者甲在憑窗閒眺，咀上啣着香煙，耳朵上架着一枝鉛筆。兩人穿的都是白長褂。侍者甲轉過身，看了一下手錶，走向乙。

侍甲 『大佬』（粵語，用國語音）過了五分鐘了，怎麼還不開車？

侍乙 我怎麼知道（粵語）我又不是站長。

侍甲 幹麼那末一腦子官司？昨晚又賭輸了吧？

侍乙 笑話，輸那幾個錢算什麼？一趟車跑下來，不就撈回啦。

侍甲 說的是呀。（動手幫忙，擦抹餐具）粵漢的出息，本來就比津浦好。這一陣子共產黨打過來，蚌埠，南京，上海的關人都往廣州逃難，出息就更大的了。

侍乙 我看，準又是等那一個關人，所以誤點了。

侍甲 （回顧）許是吧？（走近問）大佬，這回帶了什麼？

侍乙 左不過是那些東西，大頭，小頭。（笑問）你呢？

侍甲 （得意地笑）差不多。這幾天廣州什麼行市？

侍乙 什麼？

侍甲 大頭？

侍乙 五·〇〇！（意指港幣）

侍甲 乖乖。

〔正談笑間，兩個苦力挑着四隻皮箱，兩個被包，走入來，回頭問。〕

苦力甲 是不是這兒，『你家』？

〔苦力們放下擔子，以汗巾抹汗。〕

侍乙 〔見狀，急上前申斥〕 走，走，走，這兒不能停！

苦力甲 她叫我們放在這兒的，『你家』。

侍甲 〔走上〕 這兒是餐車，『你家』，挑走。

〔苦力躊躇欲行，又回顧。一個女僕模樣的人，裝束整潔，一頭闖入，斥苦力。〕

女僕 你挑到那兒去，告訴你放在這兒。〔粵語〕

侍乙 〔不耐〕 不行，這裏是餐車，不能放行李。

女僕 〔聲勢不弱〕 誰說不能放？〔粵語〕

侍乙 誰說能放？〔粵語〕

〔侍甲袖手旁觀。〕

女僕 我們老爺說能放。

侍乙 我說不能放就不能放。

女僕 你是誰？我又不吃你的飯，你能管我？

侍乙 你拿不拿走？

女僕 不拿。

侍乙 不拿走我就摔出去咯。

女僕 你敢？

〔侍乙火冒三丈，提起一只皮箱，正要往窗外摔出。

趙輔丞（以下簡稱趙。一頭撞入）放下，你幹什麼？（聲勢兇兇，斥侍乙）你搶我東西是不是？

女僕（搶先告狀）老爺，他好兇呀，要把我們東西摔出去。

趙（怒氣正盛）你是什麼人？你是什麼東西？

侍乙（見來勢不善，稍存畏懼，將箱子慢慢放下，語氣略轉溫順）這裏是餐車，不能放行李的。

趙 誰定的規矩？

侍乙 那我不知道，是一向這樣的。

趙 一向？一向沒有的事，就不許有是不是？荒唐糊塗，你是頑固份子。一點沒有「革新」的精神，還配生存在這個時代？

侍甲（見乙受窘，上前解圍）不是，你先生要原諒，上面沒有關照，我們不敢隨便作主。

趙 上面？上面是什麼人？

侍甲 車長呀。（以爲車長夠大了）

趙 車長是什麼東西，一個小小的僱員，他懂得什麼？

侍甲 可是，你……

趙 我？告訴你們，我是立法委員，國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經過我來訂立。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什麼事犯法，什麼事不犯法；我比你們知道得清楚。你們嚇唬老百姓可以，可嚇不了我。你們去告訴車長，說我——立法院趙輔丞委員，奉孫院長電召，到廣州去開會，行李帶得多了，頭等房間放不下，寄存在餐廳裏，有什麼事，叫他來找我說話。

侍甲（唯唯）是！是！

〔侍乙氣得說不出話來。〕

趙（轉語女僕）阿棠，你今晚就在這裏歇，看着行李。

女僕 是。

〔趙輔丞給錢予苦力，苦力畏其勢，不敢爭執，委屈地下。他傲然回視侍者，軒昂地下。〕

侍乙 丟那媽，神氣什麼？（粵語）一個立法委員，再大的官我都見過。

女僕 （轉調，向侍者說好話）好了，何必認真呢？大家逃難，幫襯點咯。

侍乙 我去報告車長。（欲下）

侍甲 算了，算了，你報告了車長又怎麼樣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車長問起來再說吧。

〔侍者乙無可奈何。〕

〔女僕開始將箱子等堆集一角。〕

女僕 （嬌媚地語乙）大佬，不要生氣，來幫幫手嚟。

侍乙 沒有這麼大工夫。

女僕 大家都是廣東人，何必這樣？（說着遞過一支烟給侍乙，侍甲暗笑）

〔侍乙不接烟，起身欲下，迎面走來一個年老的鄉下人，和一個八、九歲的鄉童。肩挑背負，口裏叫喚着上。〕

鄉童 媽，從這裏走，爺爺在這兒呢？

鄉人 快來，三等在前面，不知道還有座兒沒有？

侍乙 （一聲吆喝）丟那媽，你們做什麼？

鄉人 （以湘音對答，戰戰兢兢）你老人家，我們回長沙去。

侍甲（上前）誰管你到那兒去？問你上這來幹什麼？

鄉童 我們到三等去，借這裏走一走。

〔鄉婦喘息上。〕

侍乙 這裏是你們走的地方？

鄉婦（情急）阿牛，我們下去吧。

侍乙 下去？有那麼容易。

鄉人 那怎麼辦呢？你老人家？

侍甲 走，走，走。（推他們下去，以免多事。侍乙奪過老鄉人手裏的籬筐，往窗外使勁擲出，筐

中什物作破碎聲。鄉童憤，上前欲與理論，侍乙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老鄉人見勢不妙，即刻拉了鄉童，掉頭遁去，鄉婦隨之。侍甲嘆噓一聲笑了出來，侍乙也破顏狂笑。）

女僕（嬌俏地）看你們這樣的「衰」！（粵語，「不善」之意。）

（這時候，鐘聲大鳴，車將開行，人聲更雜。兩位紳士模樣的人——一老年，穿長褂，一中年，穿西服，後隨餘光前，同上。）

餘（與三人握手）再見，再見。

老年 再見。要是和平真有希望，那真是萬民之福。

俞 我想有希望。在北平的時候，葉先生親口對我說的，要我到香港去接頭。我想事情是樂觀的。

中年 就怕這一邊不肯和。

俞 也不會吧，這一邊不是也在要求『光榮和平』嗎？我看是樂觀的，樂觀的。  
老年 這樣就好了。

〔鐘聲又作，汽笛大鳴。〕

俞 好，再見，請告訴參議會諸公，靜聽好音。再見。

〔二人鞠躬而退，俞走至窗前，與送行者揮手。車即開行，其聲鏗然，由徐而疾。〕

〔俞光前轉身，方欲走開，趙輔丞一頭闖入。〕

趙 (喚女僕) 阿棠，把奶粉拿來。(瞥見俞光前，殷勤招呼) 啊！俞先生，和平之神！巧遇巧遇。

俞 好說，好說。趙公是……/

趙 坐，坐，(女僕遞上奶粉) 你拿進去給太太，請太太出來吃晚飯。(女僕下。轉語俞) 好極了，好極了。想不到我們同車，真是幸會。

俞 本來我早就要到香港去的，是白健公留着多談談，所以今天才動身。

〔侍者甲送上茶牌。〕

趙 等一等，先斟兩杯茶來。（侍甲下。語餘）你辛苦了。僕僕道途，爲和平奔走，欽佩

之至。

俞、不敢當。不過想在這緊急關頭，幫幫閒而已。

趙 太客氣。和平，真是萬民渴望的，老兄可以說得上是萬家生佛，爲民造福。光前兄，你在北平住了幾天？

俞 足足一個星期。

趙 北平的情形到底怎麼樣？那些共產黨到底把北平搞成什麼樣子了？

俞 輔丞兄，說起來很傷心。

趙 怎麼？搞得一塌糊塗是嗎？——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俞 不，輔丞兄。我傷心的不是共產黨把北平搞得不好，而是相反的，他們把北平搞得很好，太好了。真正做到了人心歸向，安居樂業。

趙 噢！不見得吧。（顯然不信）

俞 趙公，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從那邊回來，再看一看我們這邊的上海，南京，以至武漢，那種烏烟瘴氣，跟北平一比，那真是天壤之別，你說傷心不傷心？